

简书

jianshu.com

短篇小说合集

No.1

# 世界的 悲欢

## 和世界 和它



Mess World

简书 编

人情冷暖，世事悲欢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的悲欢  
世界和它

简书

编

人情冷暖，世事悲欢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世界和它的悲欢 / 简书编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 
2017. 4

ISBN 978-7-5596-0041-7

I. ①世… II. ①简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  
当代 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55262 号

世界和它的悲欢

总策划: 杨意

出版监制: 简叔

策划编辑: 黄诚瀚

责任编辑: 牛炜征

内文设计: 寇淼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

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60 千字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9.25 印张

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0041-7

定价: 42.00 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64243832

## 序

## 离合悲欢，这是最好的时代

◎ 刘森

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长期位列IMDB（互联网电影数据库）全球网友票选经典电影榜第一，当我首次得知它改编自斯蒂芬·金的作品时，着实吃了一惊。一方面，我没想到号称“恐怖小说之王”的斯蒂芬·金也写这种励志题材；另一方面，则惊讶于这部电影的原作只是一部短篇小说。

后来了解得多了一些，就不感到奇怪了。有相当一部分电影改编自短篇小说，国外的不论，国内就有姜文的《鬼子来了》、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、《让子弹飞》，张艺谋的《有话好好说》、《幸福时光》，冯小刚的《甲方乙方》、《天下无贼》等。

从一部电影的长度来说，显然更适合选取短的作品来改编。《西游记》是长篇，想要浓缩成一部电影恐怕不可能，因为它的许多章节就足以单独支撑起一部片子。前几年陈忠实先

生的鸿篇巨著《白鹿原》被改编成电影，就算不上成功。要将一部 50 万字的长篇拍摄成两个小时左右的电影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个不小的挑战。

近些年来，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世人有目共睹，全国影院的银幕数量每天都在增加，电影票房纪录也接连被刷新，雄心勃勃的导演和制片人们前所未有地渴求将好故事搬上大银幕。对于热衷于写故事的人们来说，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，即便是小篇幅作品，也可以创造出巨大的价值。

爱好阅读故事的读者们也有福了，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一样，随手打开几个软件，他人所创作出的优秀故事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出来。

互联网这项伟大的发明，同时释放了阅读者和创作者的潜能。在此之前，创作者需要将作品汇集到书刊之中，再由出版机构分发给读者。如今，优秀的作品可以在作者和读者间进行“点对点”的传播。

于是，在传统的文学期刊之外，人们的写作潜能一下子爆发了出来。以往大多是专业的作家们在从事写作，互联网的出现，则把写作普及到了每一个人。在没有互联网之前，有多少才华出众的写作者因为缺乏发表的渠道而被埋没？我们无从知晓。然而我们确知，无数天才的作者，正因为有了互联网，得以使他们优异的作品被更多

人看到。

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的专业作家们，文字技艺炉火纯青，因而才能吃这碗饭。互联网上的作者们，大多不以文字为生，所以技巧上未必有多醇熟，写作速度也没那么快。但有时这两点恰恰成了优势，技艺上的朴拙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，写得慢，刚好又有空余对作品进行反复推敲，精心打磨，以锤炼写作技艺。

选编在本书中的作品，大多就是这样的文字，所谓“十年磨一剑，霜刃未曾试”。书中这些才华横溢的作者中，说不定未来就会出现专业作家——这种可能性还很大，他们将凭借熟练的技巧快速创作出一篇又一篇佳作来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也许你会怀念他们初出茅庐之时，在这本书中写下的故事。

2017年1月7日

简书总编辑





劝死与催生 / 苏小飞 003

父亲 / 永城 015

搓澡的江湖 / 梅珈瑞 027

糖 / 牛头马头 043

风碎荻花洲 / 王有台 057

沉井 / 旧人白发 073

宝物 / 麟笔 087

# 情

抑郁症纪元 / 张元一 109

窥 / 里宇 125

养猫记 / 龙伟平 139

南屏记 / 一刀斋 15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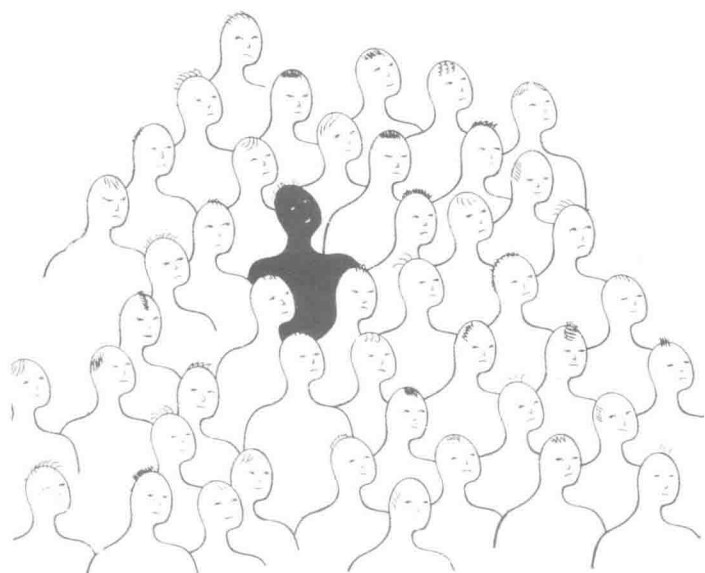
无性伴侣 / 余思月 169

蓝色蝴蝶 / 丫头的徐先生 185



# 事

- 一无所梦 / 金子息 203
- 一只银手镯 / 木子兰兰 219
- 漩涡 / 官丘琦 231
- 死亡进行时 / 尚元用 247
- 汉斯先生 / 扎克 259
- 布偶与蝉蜕 / 亦见亦说 271





## 劝死与催生

·  
·  
·  
·  
·  
·

此时鞭炮声响起，唢呐声响起，  
哭丧声也随之响起，各种声音  
混合在一起，就像唱一出大戏，  
好不热闹。

## 劝死与催生

### ◎ 苏小飞

#### 1

一场昭示宿命般的大雪断断续续下了三个多月，从跨过立冬就没有丝毫转晴的迹象。腊月廿二，村东头刘家梧桐树上的乌鸦已经百无聊赖地叫了一个礼拜，那沙哑而又孤寂的声音有些不耐烦了，像是着急去哪里复命似的。

老刘头家的儿媳妇急急忙忙跑来，一把推开堂屋绿漆斑驳的木门，“咯吱”一声，门缝裂开。她挺着浑圆的大肚子，喘着大气，嘴里混合着唾液的白气不时往外冒，足有半米长，看样子是从村东头一路小跑才来到这的。她哭丧着脸，像死了亲爹一样对苏老三说：“他叔啊，您说咋办好啊，今几个都二十二了，明几个就小年了，可我爹还没死，您过去劝劝他吧，他好像不打算死了，这年没法过了，万一再赶上三十，这不是红事白事犯了冲吗？”

苏老三慢慢放下手中的碗筷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人生死这

事从来都急不得，得慢慢来，老天爷不让去，谁也没办法！”

“要不，您去给老天爷送个信儿？”

“急不得，急不得。”

“哪能不着急，今几个可是黄道吉日，我找人算过，老头子今天死最好不过了。您听，送葬的队伍都已经来了，什么都准备好了，今天他不走的话，不就白忙活了？再说我也快生七娃了，俺爹他一个人独自占一个房间，又臭又脏的，根本进不去人。您说，让我去哪里生啊，死人总得给活人腾地儿吧！”

“妮子，你爹哪天瘫在床上的？”

“就开始下雪的那天，约莫得有快三个月了吧，我去找村里的医生，说是我爹中了邪，瞳孔都散了，没得救了，我们找人驱了好几次邪也没用，这不三个月了，一动不动，一句话也没有，不死不活的。”

“你先回去吧，我吃完饭就过去劝劝他，一辈子了，临了还得活受罪，命苦啊。”

吃完午饭，苏老三慢慢地从旱烟袋里捏了一小撮烟丝，放在烟锅里捻平，用火柴点燃，然后深深吸了一口。一缕一缕的青烟从鼻孔和嘴巴里散了出来，弥漫在空气中，像死人的灵魂飘浮着，苏老三的烟斗收走了很多人的灵魂。抽完一袋烟，苏老三便背着手锅着腰，向村东头刘家走去。

苏老三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劝死人，专门给那些快死却不想死或者不知道怎么死的人以解脱。

到了刘家，苏老三便进了里屋，只见老刘头横在土炕上，

眼睛紧闭，身体僵直，头发散乱，衣衫褴褛，看上去和死人没什么两样，只有鼻翼间时不时冒出的白气才透露着生命的迹象，以及这个房间的寒冷和潮湿。苏老三急忙吸了一口烟嘴，然后吐在空中，灰色的烟气和白色的阴气在房间里打着转，直到白气被逼到角落里，最后躲藏起来。

苏老三说：“快，快把你爹抬到堂屋去，这屋里太封闭，魂魄散不出去，人死了会永世不得超生的！”

老刘头的儿子和几个女婿赶快把他连同床板一块抬到堂屋的正当门，雪花时不时随风钻进堂屋，飘落在老刘头的身边，被过往的人踩来踩去，已经积起了一小摊浑浊的死水。

等老刘头重新被安顿好，便静静地躺在那里，而苏老三也开始了他的工作——劝死。

“他二哥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吧？我知道你肯定能听得见，你心里和明镜似的。他二哥，死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人早晚都会死的。少则一两年，多则五六年，我也会去找你的，到时候你得在那边备好酒菜，咱哥俩再好好喝几盅。”苏老三就和平常一样说道着，像一个语重心长的长者。他的身边围着一圈观众，大都是专程来看苏老三劝死的，大家都说，听了他的劝说，生活也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大不了一死了之。

老刘头躺着一动不动，活像个死人，只是鼻孔里不时地冒着白气。

“你还有什么好留恋的呢，他二哥？好多人死了，他们在天上等着你呢，他们死的时候比你惨多了，都没有二话。你还记得不，二嫂死的时候难产，从血泊里给你捞出个宝贝疙瘩，就为你生个儿子，大出血，死了。他大哥前几年被小儿子揭发，批

斗得那个惨，只是因为以前给日本人当过几天挑夫，人总要混口饭吃啊。被亲儿子揭发，有多少怨气，人家不也是痛痛快快上吊死了？一了百了。不说比你大的，你大侄子不才二十多，前几年当兵去了越南打仗，再也没回来过，连个尸首都没有，他才二十多啊。你比他们好多了，都这把年纪了，你还等什么呢！”苏老三说道着，好像人只有一死才能淡化生命中的七情六欲、喜怒哀乐、生老病死，才能从那些悲凉而不堪回首的往事中解脱。

老刘头依然一动不动，但似乎是听见了什么，触动了他不死的意志，眼角多了两行浑浊的泪水。

“老哥，安心地去吧，到那边你就可以享清福了，儿女们都给你准备好了需要的东西，这几年他们给你吃得不好，穿得也不好，扣下你的钱，老弟都知道！但这都是为了给你攒着闲钱，等你死的时候置办一些东西，然后就可以带到那边享清福了。”

老刘头似乎听见了什么，突然张开皴裂惨白的嘴唇，低声地说道：“我想到院子里看看他们给我置办了什么东西，到那边能不能过上好日子，唉，这辈子真是穷怕了，不想再穷下辈子了。”

眼见老刘头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，从黑暗的屋子里踱出来，他紧闭双唇再也不跟旁人说一句话，好像他到过另一个神秘的世界，再多说一句就要泄露了另一个世界的秘密似的。整个院子的人都目瞪口呆，他们被眼前的这一幕惊蒙了，觉得像是诈了尸，准备撒腿就跑。可是仔细想来也不对，本来就没有死，是盼着他死，哪来的诈尸，应该是传说的回光返照，大伙儿这才定了神。枝头上乌鸦也停止了哀号，好像是来错了地方，翅膀一拍从院里的梧桐树上知趣地飞走了。

刘家媳妇儿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不是劝他死吗……怎么还给





说活了？”

老刘头走出堂屋门，打眼望去，梧桐树下的院子里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扎彩，从堂屋门前一直排到大门外面，拐了个弯儿，就看不见了。扎彩的个头有大有小，形式各种各样。大至青红砖瓦房、八抬大花轿、汗血千里马，小至装饰花盆、蔬菜水果、锅碗瓢盆，有人有禽有畜甚至有鬼：人如妻妾丫鬟，禽如鸡鸭鹅鹑，畜如猪狗牛羊，鬼如魑魅魍魉。还有金银细软，一应俱全。这些扎彩有纸糊的，有布料缝的，色彩斑斓，在这昏沉的天空和洁白的雪地的衬托下，显得更加活灵活现，栩栩如生，好似来到了另一个世界，或者是天堂，一切都像真的一样。

来哭丧的、看热闹的，个个说好，人人称赞，都觉得人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呢。

老刘头哪见过这阵势，突然觉得下辈子有了盼头，脸上乐开了花，一道一道的皱纹把死皮都挤得剥落下来，没在了雪地里。他走到门前摸了摸乌黑的帐子，帐子就变成了白色的，不知是他身上有某种阴阳两界的魔力，还是大雪突然变得猛烈了许多。他又慢慢走到汗血宝马前，用手抚摸这匹马，心里想，就连抗战时他见过最高级别的将军也没骑过这么威猛的战马，顿时觉得真是死而无憾了！

老刘头缓缓地走向堂屋中间的床板上，慢慢地躺在那里，闭上眼睛。他急促地呼吸着，鼻孔里呼呼冒着白气，好像在使劲，使劲去死似的，可就是不知道怎么用劲。他以前有好几次死里逃生，却没有真正死成。他只知道拼命地活着，不知如何使劲地去死。

这时苏老三看出了端倪，抽出别在腰间的烟斗，捏了一小撮